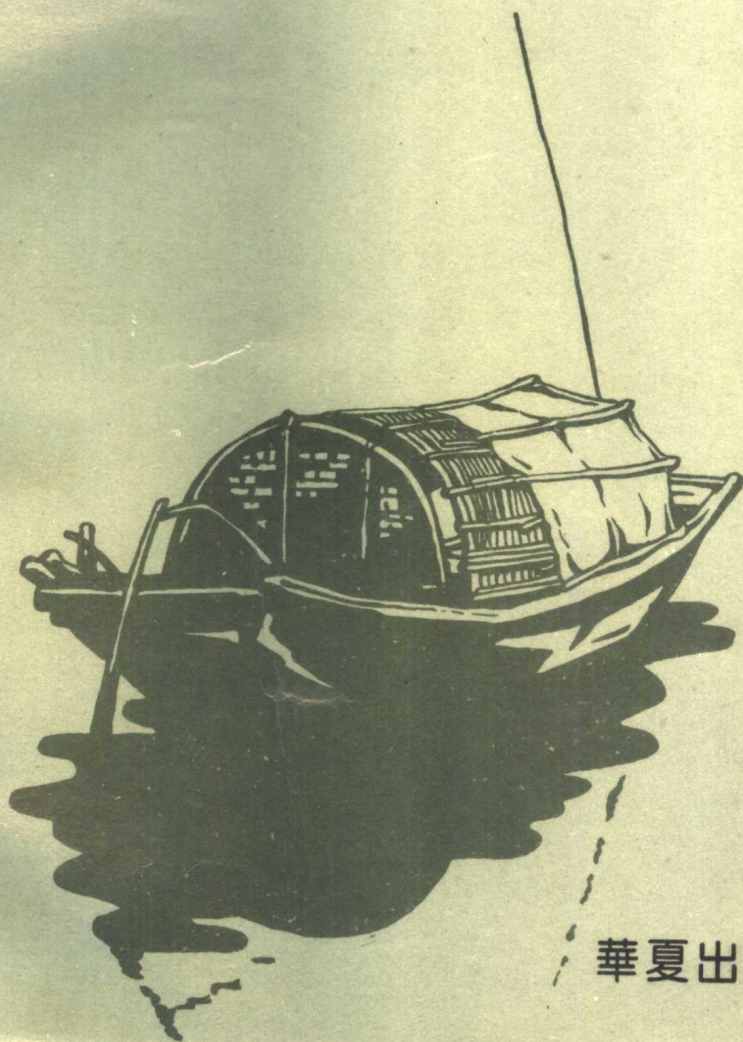


知堂書信

周作人著
黃開發編



華夏出版社

知 堂 書 信

周 作 人 著
黃 開 發 編

華 夏 出 版 社
1995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04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堂书信/周作人著;黄开发编.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

ISBN 7-5080-0587-2

I. 知… I. ①周…②黄… II. 周作人—书信集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3848 号

知 堂 书 信

周作人著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大街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方工大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 13 625 印张 320 千字 插页 2

199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0 册

定价:11.80 元



周作人像(1928年9月)

粹明兄：

从废纸堆中找出少年时的信一纸，你那时一首，是
四十年前他在巴黎留学时寄给我的，颇有趣味，今以奉
呈，乞查收。但可惜那上面俄帽的照片，因为不是放在
一处，所以没有入，不正好对照了看，倒是很好玩的。半
辈那时才三十五岁，想见就有少年的豪情，见於草
稿中。所记

近可

十月十九日

作人

周作人手迹(1965年)

前 言

在现代作家中，带着浓厚的兴趣和自觉写作书信，并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周作人恐怕要算作第一人。

他出版的书信集很多：《周作人书信》，由他本人编定，1933年7月青光书局出版（其实就是北新书局版）。《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影印1964年至1966年致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一百封信的手迹，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1972年5月出版。《周曹通信集》（两辑），也是影印手迹，1973年8月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虽然署周作人、曹聚仁（字挺岫）著，但书里只有周作人信一百九十四封，其中致曹聚仁信八十二封，致鲍耀明信一百一十一封（《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的内容全部在内），致朱省斋信一封。按内容共分论辩驳斥、求援请助、请托转达、查询问答、诉述状况、怀念感谢六类。1966年2月19日致鲍耀明的信收“求援请助”一类中，又重复收在“诉述状况”中，故致鲍耀明的信只有一百一十封，全书事实上也只得一百九十三封信。《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张挺、江小蕙笺注，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收周作人从1925年至1936年间写给江绍原的信一百一十封，作为附录还收了江绍原致周作人的信一百一十封。另外，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1年1月出版有《知堂书信集》，除了影印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的十二封信、致曹聚仁的二十八封信的手迹外，余悉是青光版《周作人书信》的内容。没有收入集子的书信还有很多，其中一部分散见于解放前的报刊，一部分尚在个人手中。曹聚仁在

《知堂回想录》的《校读小记》中说他手边存有三百多封周作人的信，显然绝大多数尚未刊行。据说鲍耀明手中也有很多周氏的信札。

周作人在《日记与尺牘》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牘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中国尺牘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鲁迅也有过这样的话：“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牘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鲁迅：《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牘钞〉序》）周作人的不少书信都可以说是精粹的美文，颇具玩味、欣赏的价值。这些书信又都包含着作者的个性，透露出他多方面的生活，是研究他的第一手材料。同时还记录了许多珍贵的新文学史料。

他于《〈周作人书信〉序信》中把书信分为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大抵书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而尺牘乃非古文，桐城义法作古文忌用尺牘语，可以证矣。尺牘即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这封信是带着对当时左翼革命文学的不满情绪的，他显然是把书信看作是“与‘载道派’对立的‘言志派’文字的代表，文中流露着讽刺之意；除开这些，周从写作意图出发所作的分类还是很有理论价值的，有助于把握书信的特点，尽管有时这种区分难以做到泾渭分明。在本书中，我采用了周作人的分类，把他的书信分为书牘文和尺牘两编。

这本书是从已发表的周作人书信中编选的。选择的标准很宽，较有内容的都在收录之列。尤其是对《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周曾通信集》，标准放得尤宽，原因是这两本书出版在“文

革”期间，在大陆颇难找到。本书包括了青光版《周作人书信》的全部内容。还有不少散见于解放前报刊的书信是第一次收进集子。于此可见周作人书信的整体风貌。

编这样一本书对我这样懒散惯了的人来说，实在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遇到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多得多。搜集资料不说，还要抄录《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和《周曹通信集》中所选篇目的手迹。有些手迹不清楚，不少字实在难以辨认。从10月下旬开始着手，眼下已是1993年的尾声了，踏踏实实地忙了两个多月。在编书的过程中，得到很多师友的帮助，下面我要表示我的感谢：首先我要感谢江小蕙老师，她帮助我解决了绝大多数的日语注释问题，借给我放在本书卷首的周作人送她父亲江绍原先生的照片，并且编书自始至终都得到了她的关怀；在字迹辨认方面，得到我的同事庞月光、张宝石两兄的帮助，其中有些问题请教了舒芜先生；周氏有近二十封书信发表在“文革”时期的香港期刊上，而这一时期的港台期刊在北京的图书馆差不多是“断代”，南开大学的张菊香老师，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张铁荣兄慨然惠寄了这部分资料，使本书避免了一个不应有的缺憾。另外，我的同窗乔继堂兄在日语注释方面也给予了帮助。最后，我还要感谢华夏出版社的倪友葵兄的促成。没有以上诸位师友真诚的帮助，就不会有这样的一本书。

本书除了订正少数明显的讹误衍脱文字外，一律尊重原文。有几篇书信含有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等人的攻击言论，本书均予删爰。作者还对他在抗战期间的附逆行为进行了辩解，这些地方编者并不能同意，也敬请读者明察。

黄开发

1993年12月31日于北京二里沟

目 录

前 言

甲 编 书 牋 文

1	山中杂信
15	复陈仲甫先生信
17	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
20	济南道中
23	济南道中之二
26	济南道中之三
29	苦雨
32	沟沿通信
37	沟沿通信之二
41	沟沿通信之三
45	沟沿通信之四
48	沟沿通信之五
50	沟沿通信之六

53	礼的问题
55	致溥仪君书
58	论女裤
60	滑稽似不多
61	人的叫卖
62	与友人论性道德书
65	与友人论怀乡书
67	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
70	宽容之难
72	代快邮
75	与友人论章杨书
80	答张嵩年先生书
83	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
85	条陈四项
88	诉苦
91	养猪
92	国庆日
93	国语罗马字
95	郊外
97	南北

99	乌篷船
102	古朴的名字
104	言语道断
106	关于“无理心中”
108	答芸深先生
110	吴公何如
112	北沟沿通信
118	《周作人书信》序信
120	“西洋也有臭虫”
121	国语与汉字
123	寄武者小路实笃书

乙 编 尺 牘

125	致胡适信六封
135	致江绍原信三十一封
172	致俞平伯信三十五封
207	致废名信十七封
224	致沈启无信二十五封
250	致许寿裳信七封

259	致汪馥泉信二封
261	致施蛰存信九封
270	致赵家璧信二封
272	致陶亢德信五封
277	致青木正儿信六封
284	致曹聚仁信四十三封
330	关于元旦刺客的信四封
333	关于日记的信
334	晚年手札五封
338	致鲍耀明信七十九封
421	致徐汧书

山中杂信

伏园兄：

我已于本月初退院，搬到山里来了。香山不很高大，仿佛只是故乡城内的卧龙山模样，但在北京近郊，已经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云寺在山腹上，地位颇好，只是我还不曾到外边去看过，因为须等医生再来诊察一次之后，才能决定可以怎样行动，而且又是连日下雨，连院子里都不能行走，终日只是起居屋内罢了。大雨接连下了两天，天气也就颇冷了。般若堂里住着几个和尚们，买了许多香椿干，摊在芦席上晾着，这两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干燥，反使他更加潮湿。每从玻璃窗望去，看见廊下摊着湿漉漉的深绿的香椿干，总觉得对于这班和尚们心里很是抱歉似的，——虽然下雨并不是我的缘故。

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课，但我觉得并不烦扰，而且于我似乎还有一种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

杂货一料店了。——或者世间本来没有思想上的“国道”，也未可知。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听他们做功课，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们比较起来，好像上海许多有国籍的西商中间，夹着一个“无领事管束”的西人。至于无领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坏，我还想不明白。不知你以为何如？

寺内的空气并不比外间更为和平。我来的前一天，般若堂里的一个和尚，被方丈差人抓去，说他偷寺内的法物，先打了一顿，然后捆送到城内什么衙门去了。究竟偷东西没有，是别一个问题，但吊打恐总非佛家所宜。大约现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业”的三纲五常一样，早已成为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为弃物的波罗夷罪，并无妨碍，只要有权力，便可以处置别人，正如护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间也一点都不以为奇。我们厨房的间壁，住着两个卖汽水的人，也时常吵架。掌柜的回家去了，只剩了两个少年的伙计，连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摆摊，所以更容易争闹起来。前天晚上，他们都不愿意烧饭，互相推诿，始而相骂，终于各执灶上的铁通条，打仗两次。我听他们叱咤的声音，令我想起《三国志》及《劫后英雄略》等书里所记的英雄战斗或比武时的威势，可是后来战罢，他们两个人一点都不受伤，更是不可思议了。从这两件事看来，你大约可以知道这山上的战氛罢。

因为病在右肋，执笔不大方便，这封信也是分四次写成的。以后再谈罢。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

二

近日天气渐热，到山里来住的人也渐多了。对面的那三间屋，已于前日租去，大约日内就有人搬来。般若堂两旁的厢房，本是“十方堂”，这块大木牌还挂在我的门口。但现在都已租给人住，以后有游方僧来，除了请到罗汉堂去打坐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挂单了。

三四天前大殿里的小菩萨，失少了两尊，方丈说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卖给游客了，于是又将他捆起来，打了一顿，但是这回不曾送官，因为次日我又听见他在后堂敲那大木鱼了。（前回被抓去的和尚已经出来，搬到别的寺里去了。）当时我正翻阅《诸经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师在述意缘内说道，“……岂容微有触恼，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恶声厉色，遂加杖木，结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丛林的规矩，方丈本来可以用什么板子打人，但我总觉得有点矛盾。而且如果真照规矩办起来，恐怕应该挨打的却不是这个所谓偷卖小菩萨的和尚呢。

山中苍蝇之多，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群飞，嗡嗡作声，仿佛是蜜蜂的排衙。我虽然将风门上糊了冷布，紧紧关闭，但是每一出入，总有几个混进屋里来。各处桌上摊着苍蝇纸，另外又用了棕丝制的蝇拍追着打，还是不能绝灭。英国诗人勃来克有《苍蝇》一诗，将蝇来与无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爱念，但在实际上却不能这样的宽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

句，序云，

捉到一个虱子，将他掐死固然可怜，要把他舍在门外，让他绝食，也觉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从前给与鬼子母的东西^①，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样的石榴上爬着。

《四分律》云，“时有老比丘拾虱弃地，佛言不应，听以器盛若绵拾着中。若虱走出，应作筒盛；若虱出筒，应作盖塞。随其寒暑，加以膩食将养之。”一茶是诚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过用石榴喂他却更妙了。这种殊胜的思想，我也很以为美，但我的心底里有一种矛盾，一面承认苍蝇是与我同具生命的众生之一，但一面又总当他是脚上带着许多有害的细菌，在头上爬的痒痒的，一种可恶的小虫，心想除灭他。这个情与知的冲突，实在是无法调和，因为我笃信“赛老先生”的话，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坏诗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这一点上，大约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罢了。

对于时事的感想，非常纷乱，真是无从说起，倒还不如不说也罢。

六月二十三日

① 原注：日本传说，佛降伏鬼子母神，给与石榴实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实味酸甜似人肉云。据《鬼子母经》说，她后来变了生育之神，这石榴大约只是多子的象征罢了。

三

我在第一信里，说寺内战氛很盛，但是现在情形却又变了。卖汽水的一个战士，已经下山去了。这个缘因，说来很长。前两回礼拜日游客很多，汽水卖了十多块钱一天，方丈知道了，便叫他们从形势最好的那“水泉”旁边撤退，让他自己来卖。他们只准在荒凉的塔院下及门口去摆摊，生意便很清淡，掌柜的于是实行减政，只留下了一个做帮手，——这个伙计本是做墨盒的，掌柜自己是泥水匠。这主从两人虽然也有时争论，但不至于开起仗来了。方丈似乎颇喜欢吊打他属下的和尚，不过他的法庭离我这里很远，所以并未直接受到影响。此外偶然和尚们喝醉了高粱，高声抗辩，或者为了金钱胜负稍有纠葛，都是随即平静，算不得什么大事。因此般若堂里的空气，近来很是长闲逸豫，令人平矜释躁。这个情形可以意会，不易言传，我如今举出一件琐事来做个象征，你或者可以知其大略。我们院子里，有一群鸡，共五六只，其中公的也有，母的也有。这是和尚们共同养的呢，还是一个人的私产，我都不知道。他们白天里躲在紫藤花底下，晚间被盛入一只小口大腹，象是装香油用的藤篓里面。这篓子似乎是没有盖的，我每天总看见他在柏树下仰天张着口放着。夜里酉戌之交，和尚们擂鼓既罢，各去休息，篓里的鸡便怪声怪气的叫起来。于是禅房里和尚们的“唆，唆——”之声，相继而作。这样以后，篓里和禅房里便复寂然，直到天明，更没有什么惊动。问是什么事呢？答说有黄鼠狼来咬鸡。其实这小口大腹的篓子里，黄鼠狼是不会